

her, and the ~~book~~
's name was found upon
her, was as dead as an
~~oak~~ ^{his}! I don't mea
half dead about a di
the a coffee-table
to windows of our a
shall not disturb it
& permit me to repeat

DICKENS

狄更斯文集

小杜丽

下卷

Swooge knew he was dead. ~~Of course he~~
themselves? Swooge and he were partners for 10 years

DICKENS

狄更斯文集

小 杜 丽

金绍禹 译

下 卷

上海译文出版社

目 录

译本序 1

作者原序 1

上卷 贫 困

第 一 章	阳光与阴影.....	3
第 二 章	旅伴.....	22
第 三 章	归家.....	41
第 四 章	弗林特温奇太太做了一个梦.....	60
第 五 章	家事.....	65
第 六 章	马夏尔西狱之父.....	80
第 七 章	马夏尔西狱之女.....	95
第 八 章	铁锁.....	110
第 九 章	小妈妈.....	125
第 十 章	包含了治理科学的全部内容.....	144
第 十 一 章	释放.....	171
第 十 二 章	伤心园.....	186
第 十 三 章	德高望重.....	198
第 十 四 章	小杜丽外出聚会.....	230
第 十 五 章	弗林特温奇太太又做了一个梦.....	247

第十六章	某某人的向往	259
第十七章	某某人的情敌	278
第十八章	小杜丽的求爱者	291
第十九章	马夏尔西狱之父二三事	304
第二十章	出入上流社会	320
第二十一章	莫多尔先生的病症	338
第二十二章	一个谜	350
第二十三章	机器运转	362
第二十四章	算命	384
第二十五章	合谋者及其他人	407
第二十六章	某某人的心境	421
第二十七章	二十五下	440
第二十八章	某某人的消失	458
第二十九章	弗林特温奇太太续梦	469
第三十章	一位绅士的诺言	480
第三十一章	精神	502
第三十二章	再算命	524
第三十三章	莫多尔太太的苦衷	538
第三十四章	一长串巴纳克尔家族成员	553
第三十五章	在小杜丽的手背上 看潘克斯先生后面是什 么	567
第三十六章	马夏尔西狱成了孤儿	586

下卷 富有

第一章	旅伴	599
第二章	杰纳勒尔太太	621

第 三 章	途中·····	628
第 四 章	小杜丽的来信·····	649
第 五 章	总有点儿不对头·····	654
第 六 章	总有点儿对头·····	676
第 七 章	多半是不伦不类·····	697
第 八 章	贵族未亡人戈文太太明白了,这绝对不行·····	713
第 九 章	刚露面又不见了踪影·····	730
第 十 章	弗林特温奇太太的梦越做越离奇了·····	752
第 十 一 章	小杜丽的来信·····	763
第 十 二 章	本章开了一个重大的爱国商讨会·····	771
第 十 三 章	流行病的蔓延·····	792
第 十 四 章	听取忠告·····	813
第 十 五 章	不存在这两个人不能结合的正当理由或障碍·····	829
第 十 六 章	成了·····	852
第 十 七 章	下落不明·····	862
第 十 八 章	空中城堡·····	877
第 十 九 章	空中城堡风雨交加·····	888
第 二 十 章	引出下一章·····	909
第 二 十 一 章	一个自寻烦恼的人的身世·····	923
第 二 十 二 章	谁这么晚走过这条路?·····	936
第 二 十 三 章	艾弗莉夫人允诺有条件地说出她的梦·····	946
第 二 十 四 章	漫长的一天的黄昏·····	964
第 二 十 五 章	总管家交出官印·····	979
第 二 十 六 章	恶有恶报·····	992
第 二 十 七 章	马夏尔西狱之弟子·····	1004

第二十八章	在马夏尔西狱露了面.....	1025
第二十九章	在马夏尔西狱里提出恳求.....	1051
第三十章	要收场了.....	1064
第三十一章	收场了.....	1096
第三十二章	要走了.....	1108
第三十三章	要走了！.....	1119
第三十四章	走了.....	1134

第 一 章

旅 伴

那是秋天时节，黑暗与夜色悄悄地正朝着阿尔卑斯山最高的山脊爬上来。

这个时节，在大圣伯纳德山口^① 瑞士一边的峡谷地带，以及日内瓦湖沿岸一带，正是采摘葡萄酿酒的季节。空气里充满了采集起来的葡萄散发的气味。一只只篮子，一个个食槽，一个个木盆，都装了葡萄，堆放在暗洞洞的村户门口，堵塞了陡峭而狭窄的乡村小街，大路上，小巷内，整天都在搬运。撒落在地上、被来往行人踩烂了的葡萄到处可见。提着满满一篮子葡萄，踏着沉重的脚步回家的农妇，背上用带子扎着孩子，孩子手上抓着拾来的葡萄，也不再吵闹了；那白痴坐在通向瀑布的大路旁边的木屋屋檐下，一面在太阳下晒他的大脖子，一面大口嚼着葡萄；牛羊吐气时送来强烈的葡萄叶与葡萄藤的气息；每一家小酒店里坐着的人，吃的是葡萄，喝的是葡萄，聊的是葡萄。可惜的是，这一片葡萄丰收景象的成熟感竟一点也没有赋予色淡、味酸、涩口的葡萄酒，而葡萄酒之为葡萄酒，毕竟是由于它是用葡萄酿制的呀！

那天阳光明媚，从早到晚空气都是那样和暖，那样透明。耀眼的金属尖顶与教堂屋顶，相去甚远，难得看清，此时却闪烁着

闯入眼帘；积雪覆盖的山巅是如此清晰，那些未见惯的人，忘了中间相隔的那个地带，竟把那些崎岖的高冈峻岭，看作是人们的夸张，只凭目力所测，真会觉得几个钟头便可轻轻松松地登上山去。在峡谷地带享有盛名的山峰，有时一连几个月都休想看得见它们的踪影，眼下却是从早晨起就背靠蓝天，显得那样清晰，近在眼前。虽然当落日染红的山峰褪了色，变成了冷飕飕的一片白的时候，这些山峰似乎神态庄严地渐渐模糊，仿佛即将隐去的幽灵，这时，尽管天空底下已经是一片黑暗了，却只见孤独的几个山峰，依然轮廓清晰地显现在暮霭与阴影之上。

在这些僻静的地方，在这些僻静的地方之一的大圣伯纳德山口上，观察那渐渐往山顶弥漫的夜色，它仿佛一片上涨的河水。当夜色最后升到大圣伯纳德修道院围墙上的时候，那饱经风霜的建筑，仿佛成了又一艘诺亚方舟^②，漂浮在那影影绰绰的波涛之上。

当一些骑在骡背上的游客还在爬山时，黑暗已经赶在他们之前，上升到了粗糙的修道院围墙了。在火辣辣的白天，他们曾经停下来喝过冰雪开始融化的溪流里的水。到了这高山之上，白天的炽热已经变成了冷而稀薄的夜的空气之刺骨严寒，在山麓行走途中所见的赏心悦目之美此时也让位给岩石裸露之荒凉了。一条巉岩相接的山道便是他们现在走着的路，在这条山道上，骡子排成一列纵队，从一块岩石攀到另一块岩石，从这块岩石转到那一块岩石，仿佛他们是在一个巨大的废墟里，顺着一个个毁坏的楼梯往上攀登。途中既见不到一棵树，也看不到一点

① 阿尔卑斯山上从瑞士进入意大利的山口。山口上有一旅游者客店，为圣徒伯纳德所创建。

② 见《圣经·创世记》第七章第六至九节。

青草，只有那可怜的棕色苔藓一丛丛在岩石缝中挨冻。路旁躺着发黑的柴禾枝杈，指着上面的修道院，仿佛被积雪掩埋的此前的旅行者的幽灵，在他们的遭难地出没。作为躲避突然生成的暴风雪之用的岩石洞穴挂满了冰凌，它们仿佛一个个都在低声诉说此地的危险；一圈圈、一团团缭绕不绝的雾气，在呻吟着的风的追逐下四处弥漫；山上经常发生的危险便是雪，山上的全部防护措施也都是为了对付这雪，雪，此时被风卷着，急剧地落下。

那一纵队骡子，由于劳累了一天，已经疲惫不堪，此时在陡峭的山道上一步一步缓慢地朝上绕呀绕的，走在最前面的那头骡子由一名徒步的向导牵着，那向导头上戴一顶宽边帽，身上穿一件圆滚滚的外套，肩上扛着几根登山时用的长竿，另一名向导正在与他交谈。那一队骑在骡背上的人则没有一个说话的。刺骨的严寒，旅途的疲劳，新产生的呼吸急促感，既有点象刚从非常清澈的水中钻出来那样，又有点象在一直不停地抽泣一样，使得大家因此都保持着沉默。

终于，石梯顶上一道亮光在飞雪与迷雾中闪烁。向导吆喝着骡子，骡子竖起了垂下的脑袋，旅行者们的舌头放松了，他们突然之间活跃起来，接连地打滑，不停地攀登，伴随着叮叮当当的响声，唧哩哇啦的谈话声，他们到达了修道院的门口。

别的骡子早就到达了，有驮农民的，有驮货物的，把修道院门口的积雪踩成了一片泥浆。鞍座，辔头，货架，一串串的铃铛，骑在骡背上的人，灯笼，火把，麻袋，草料，啤酒桶，奶酪，一桶桶蜂蜜、奶油，一件件、一捆捆各种形状的草包，就在这积雪融化了的泥潭中，就在这门口的台阶上横七竖八地挤成了一团。在这茫茫云海之中，一切都被云雾包围着，一切又似乎都化作了云雾。人呼出的气是云雾，骡子吐出的气是云雾，灯光四周包围着

云雾，由于云雾弥漫，听见身旁有人说话，却看不见说话的人，尽管他们说话的声音以及所有别的声音都令人奇怪地清晰。云雾缭绕的一队骡子被匆匆地拴在墙上的套环上，倘若一只骡子咬了别的骡子，或踢了别的骡子，这时整片云雾便会被搅乱了，只见有人冲进这片云雾，只听得从里面传出人的喊声、骡子的叫声，而站在旁边的人却不知道是出了什么事。修道院有一个大马房，占了整个底层，有门与外相通，那一片混乱便发生在这扇门的外边，就在这一片混乱之中，那大马房不断地往外吐着云雾，仿佛整座凹凸凸凸、不整齐的建筑里面什么也没有，只有那云雾，仿佛它一旦吐尽了云雾便要倒塌，任凭飞雪卷落在光秃秃的山顶上。

这里，在活着的旅行者当中只听得一片嘈杂与忙乱，而在离此五六步的一座装了铁栅门的屋子里，尽管也同样是云雾缭绕，也同样是飞雪扑打，然而静悄悄地聚集在那里的却是死去的旅行者，他们都是在山上找到的。那是一位许多年前在途中遇上了暴风雪的母亲，她依旧站在角落里，怀中抱着婴孩；那是个在恐怖或饥饿中将胳膊抬起来凑到嘴边时冻僵的男人，在经过这么多年以后，此时他依旧用他那干燥的嘴唇贴着他的胳膊。那真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一群人，神秘莫测地聚到一起来了！那位母亲怎么也不会料到这样的命运，“我们周围聚集了这么多旅伴，聚集了这样的旅伴，我从来也没见过他们，我从来也不会看见他们，我就在这一群旅伴中，就在这大圣伯纳德山口上，抱着我的宝宝，永不分离，一代代的人会到这里来看望我们，他们从不知道我们的名字，一点也不知道我们的经历，只知道我们的归宿。”

刚才那些活着的旅行者很少想过死去的人，或者根本没有想过。他们想得更多的是在修道院门口跳下骡背，坐到修道院

的火炉前暖暖身体。那一群骡子开始安顿到马房里去了，纷乱也已经渐渐转为安静，人们摆脱了这纷乱之后，便一面哆嗦，一面急匆匆地跳上台阶，进了修道院。进了修道院，便闻得一阵气味，从拴牲口的底楼冒上来，犹如巡回展出的动物笼子里冒出来的气味。修道院内有拱顶结实的回廊，巨大的石柱，巨大的楼梯，坚厚的墙壁，壁上挖了凹陷的小窗——抵御高山暴风雪的工事，仿佛暴风雪便是进犯的敌人。修道院内有阴暗的圆顶卧室，室内奇冷，然而为游客的到来而布置得干净而周到。最后要提一提的是，修道院内还有一间供游客闲坐与用餐的客厅，那里已经摆好了一张桌子，客厅内生了熊熊的炉火，炉火吐着通红的、高高的火苗。

旅客们在两位年轻的教士分配好他们宿夜的卧室之后，便即刻来到这间客厅里，围坐在火炉旁边。这些旅客分三组；其中第一组由于人数最多，且很有派头，所以行动最缓慢，他们在上山的路上，被另一组旅客赶上了。他们这一组人包括一个上了年纪的太太，两个头发花白的绅士，两位小姐，以及这两位小姐的兄弟。陪他们的人（不包括四个向导）有一个旅游从仆，两个男仆，两个女仆；这一支实力雄厚的累赘人马则在这同一修道院别处安顿了。在上山途中赶上来紧紧在后面跟着的那一组旅客只有三个人：一位太太，两位先生。第三组旅客是从大圣伯纳德山口意大利那一面的峡谷上山的，他们最先到修道院，一行四人：一个红脸、肚子里咕咕叫、嘴上一声不响、戴着眼镜的德国家庭教师，带着三个少年即他的学生旅行，三个学生也都是红脸、肚子里咕咕叫、嘴上一声不响、戴着眼镜。

这三组旅客围坐在火炉边，一个个毫无表情地你看我、我看你，等着吃晚餐。他们当中只有一个人，即三人组的其中一位先

生，想引得人们交谈一番。他是同他自己的人交谈，然而话是说给那一组很有派头的人的首脑听的，而且，听他说话的口气，在座的人谁愿意搭讪，也可包括在内。他说，这一天也真漫长，他很同情女士们。他说，两位小姐中有一位恐怕不是个强壮的旅行者，也可能不是个常旅行的人，两三个钟头之前已经累得不行了。他说，他从背后望去，见她骑在骡背上仿佛是精疲力竭了。他说，他后来有两三回有幸向其中一位落在队伍后面的向导问起，那位小姐怎么样了。他说，他高兴地得知，她已经振作起精神了，还得知，那只不过是一时的不适而已。他说，他相信（话说到这里，他已经吸引了那首脑的目光，而且此时是面对着他说话了）他能得到允许，表示一下自己的愿望，她此刻不会有啥事吧，希望她也不必后悔走了这一趟路。

“我非常感谢您，先生，我女儿，”那首脑接话道，“现在已经完全恢复了，兴趣也很高。”

“恐怕没爬过山吧？”那一味巴结的旅客说道。

“没爬过——哈——没爬过山，”首脑说道。

“不过您是常爬山的，对吗，先生？”那一味巴结的旅客猜想道。

“我倒是——哈——相当习惯的。近几年没爬过。近几年没爬过，”那首脑挥了一下手答道。

那一味巴结的旅客见他挥了一下手，便点头表示会意，然后将目光从首脑那儿移到另一位小姐身上。他至此尚未问及这位小姐，只不过将她看作是他怀有很敏感的关切的女士中的一员而已。

他希望她并没有因旅途的疲劳而身感不适。

“不适倒的确是不适，”那小姐说道，“不过也不疲劳。”

那一味巴结的旅客夸她话说得很恰如其分，不适与疲劳是不同的。他的意思正是如此。女士们碰上骡子这种谁都知道是不顺从的牲畜，那是毫无疑问地一个个都必定会觉得很不适意的。

“我们当然啰，”那小姐说道，颇有保留的态度，也很傲慢，“到了马尔蒂尼也只好将马车和行李车留下来。你要的东西不可能都带到这个车马不通的地方，舒适的东西都得丢在山下，那就不会方便了。”

“真是一个鬼地方，”那一味巴结的旅客说道。

那上了年纪的太太，她是衣着一丝不苟的典范，她的举止是尽善尽美的，仿佛一台机器，她听到这里轻声地插进一句话来。

“不过，同别的不方便的地方一样，”她说道，“这个地方是一定要来观光的。作为一个人经常提起的地方，这里是应该来观光的。”

“哦！我一点也不反对来这里观光，我告诉你，杰纳勒尔太太，”另一个随随便便地回了一句。

“太太，您，”那一味巴结的旅客说道，“以前到这儿来游览过吗？”

“是的，”杰纳勒尔太太回答道，“我以前来过。我建议，亲爱的，”她对刚才那位小姐说道，“脸不要对着这火热的柴火，遮一遮，因为你的脸被山风和飞雪吹打过了。还有你，亲爱的，”她对另外一个年纪小一点的小姐说道，小姐听从了，立即遮了脸；而前一位小姐只是说了句，“谢谢您，杰纳勒尔太太，我舒服极了，我喜欢这样烤火。”

那位兄弟，刚才就离开椅子去把放在客厅里的钢琴打开，他吹了一阵口哨，又把钢琴盖上，此刻他又踱着步子回到火炉边，

戴上了眼镜。他的的确确是一身旅行的装束。这个世界似乎还是嫌不够大，容不下与他的装备相称的旅行。

“这些家伙弄一点晚餐要花这么多时间，”他慢条斯理地说道。“真不知道拿什么给我们吃！你们哪一位知道？”

“我看不会是吃烤人肉的，”三人组里的另一位先生这样说道。

“我看不会。你什么意思？”他质问道。

“我的意思，你是不会烤了给大家当晚餐的，所以，也许你能给我们大家行个方便，不要在大家要烤的炉火面前去把自己烤了，”另一位这样回答道。

那年轻人从容不迫地在炉边站着，歪斜的眼镜对着面前的人，背对着熊熊的炉火，两只胳膊夹住了外衣，他那样子真象是一只鸡或鸭什么的，扎好了要放在火上烤似的。他听见这样一句回答，突然变了脸色，就在他要对方把话说个明白时，大家发现——一双双眼睛当时都转移到了说话人身上——与那人一起的年轻、漂亮的太太，头靠在那人的肩上昏过去了，并没有听见面前发生的事。

“我看，”那位先生放低声音说道，“我还是把她直接送到卧室里去吧。你去叫个人拿盏灯来好吗？”他对他的同伴说道，“叫他们带路，好吗？在这个乱七八糟的陌生地方，我真不知道要走哪条路呢。”

“我去把我的女仆叫来，”个子高一点的那位小姐叫道。

“我来给她喝一口水，”个子矮一点的那位小姐说道，她还没有开口说过话。

两位小姐分别按各自的建议行事，这么一来，帮手也就不缺了。其实，待到两个女仆赶到（由那旅游从仆陪着，免得路上有

人同她们说起外国话来把她们吓呆了)，看那光景，怕是帮手太多了。那先生看到了这情景，同时把这个意思对那位瘦弱而年轻一点的小姐简短说了几句，就将他妻子的胳膊搁在自己肩上，抱起她，送她走了。

他的朋友没有走，与别的旅游者一块儿待着，他没有再走近炉火，只是在客厅里慢腾腾地来回踱着，若有所思地捻着他的两撇黑髭须，仿佛他与刚才的反唇相讥有关。就在那个受到讥讽的人站在一角表现出受了屈辱的样子的時候，那首脑态度傲慢地喊住了这位先生。

“你那位朋友，先生，”他说道，“有——哈——有点儿急躁；而他心里一急躁，也许就有一点忽视他应该——嗯——应该——不过这事我们就不去说它了，我们就不去说它了。你那位朋友有点儿急躁，先生。”

“可能是这样，先生，”另一位说道。“可是，话也不能光这么说。来这里之前，我同那位先生，还有许多别的有趣的旅伴在日内瓦碰到一起来了，我也有幸在日内瓦的旅馆里认识了那位先生，也有幸在后来几次游览的时候，同那位先生一起作伴，一起交谈。所以，我是不愿听到——绝不，即使出自有您这样的体面与身份的人之口，先生——有损那位先生声名的话的。”

“这样的话，先生，你根本不用担心会从我嘴上说出的。我说你那位朋友有点急躁那个话的时候，并没有这样的意思。我之所以要说那个话，是因为毫无疑问，我儿子，无论是从出身——哈——还是从教育来看，都是一个——嗯——一个有教养的人，关于炉火对在座的诸位来说都是同样可以享受的这个问题，随便哪一位，只要谦和地表示一下这个意思，他是立即就会接受的。这件事，原则上说，我——哈——因为我们都——嗯——在

这种场合机会是均等的——我认为是对的。”

“行！”那人回答道。“就到此为止！我特此向您儿子敬礼。请您儿子接受我向他表示深切敬意的保证。此外，先生，我倒承认，坦率地承认，我那位朋友有时候说话爱讽刺。”

“那太太是你朋友的夫人吗，先生？”

“那太太是我朋友的夫人，先生。”

“她很漂亮。”

“先生，谁也比不上她。他们俩还是新婚第一个年头。他们一半是新婚旅游，一半是艺术性旅行。”

“你朋友是画家啰，先生？”

这位先生举起右手吻了一下手指，并朝天上伸直手臂送了个飞吻，算是对那首脑的答复。他仿佛是在说，我要把他作为不朽的画家，奉献给神！

“但他是个出身名门的人，”他补充说道。“他的亲属都是最有名望的。不能说他只是个画家；他的亲属都是很高贵的。他其实是可以弃绝他的亲属的，自豪地，气恼地，讽刺地（这两个词儿我认为都是有情可原的）弃绝他们；可是他保持了这种关系。根据我们交往中他流露的一星半点儿，我看出这一点来的。”

“哎！我希望，”那高傲的绅士说道，并表现出最后不再谈论这件事的神情，“那位太太的微恙也许只是暂时的。”

“先生，我希望如此。”

“只是疲劳了，我想。”

“不完全只是疲劳，先生，因为她骑的骡子今天打过滑，她从鞍上摔下来。摔得不重，没人扶她自己就起来了，又骑上骡子，跑在我们前面，哈哈地笑呢；可是到了傍晚的时候她抱怨说腰上摔了个肿块。我们跟在你们后头上山的时候，她不止一次说起腰

痛。”

为数众多的那一行人的首脑，态度和蔼而并不冒失，到了这时他似乎觉得已经表现得太谦卑了。他不再说话了，客厅里约摸沉默了一刻钟，才见晚餐送进来。

晚餐送进来了，也来了一名年轻的教士（这里似乎没有年老的教士），他坐了首席。晚餐与瑞士旅馆里的平常的晚餐一样，修道院在天气暖和的时候自己种的葡萄酿的上等红葡萄酒也应有尽有。那画家心平气和地走进客厅，在别人都坐下来之后他才就座，也没有明显地流露出刚才与那位全身旅行装束的旅客争吵过的表情。

“请问，”他端过他那一盆汤，向主人询问起来，“你们修道院远近闻名的狗^①现在养了好多吧？”

“先生，院内有三只。”

“我在下面回廊里看到三只。不用说就是那三只了。”

主人身材修长，两眼炯炯，是皮肤黝黑的年轻人，举止文雅，他的外衣是一件黑色长袍，上有交叉的白色条子，象吊带。他与那些传统的纯种圣伯纳德修道士毫无相象之处，如同他与传统的纯种圣伯纳德狗毫无相象之处一样。他听了客人问话后答道，不用说就是那三只了。

“我觉得，”那画家说道，“有一只狗我以前看到过。”

那是可能的。那是一只很有名的狗。当它（那只狗）奉命下山为修道院请求支援的时候，先生就很容易在峡谷或湖边哪个地方看到它的。

“我想，下山求援每年是有一定的时候的吧？”

① 即下文所谓圣伯纳德狗，最初为圣伯纳德山口修道士所养，皮毛黄褐或白，头大，性聪敏，用来寻救雪中迷失的旅客。